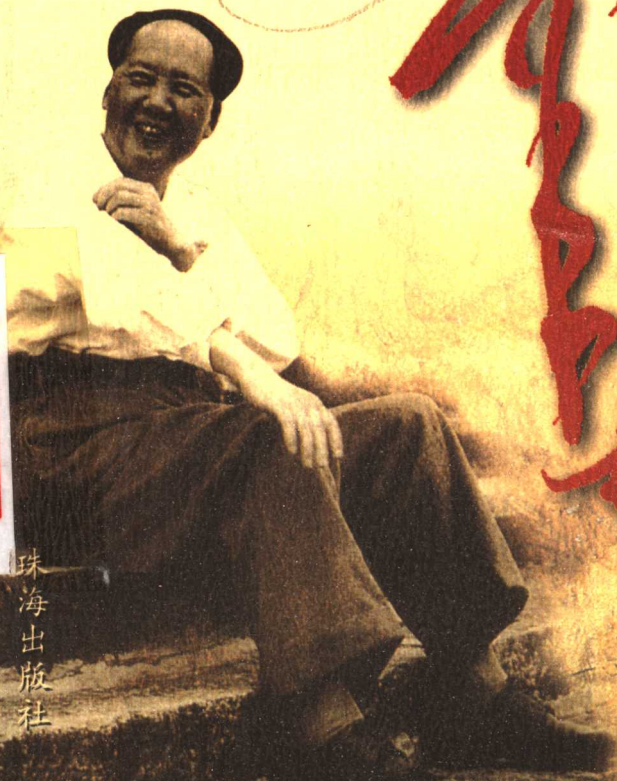


诗人

毛泽东诗词·诗友唱和



珠海出版社

余雁编著

诗人

泽东

诗词

诗

友

唱

和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毛泽东/公木等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9

ISBN 7-80607-615-8

I. 诗... II. ①公... III. 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49010 号

诗人毛泽东

作 者: ①公木

终 审: 成平

策 划: 赵洪林

责任编辑: 赵洪林

装帧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48 字数 96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607-615-8/A·1

总 定 价: 60.00 元(全五册, 本册 12.00 元)

春江浩荡起轻澜，又
语层崖望眼宽。井
坎弥漈浪涛急，雨
生野上山来。高
谈笑人依舊，城外
鐘鼎子可忘。莫
道平如客易遊，
仍到蘇堤看。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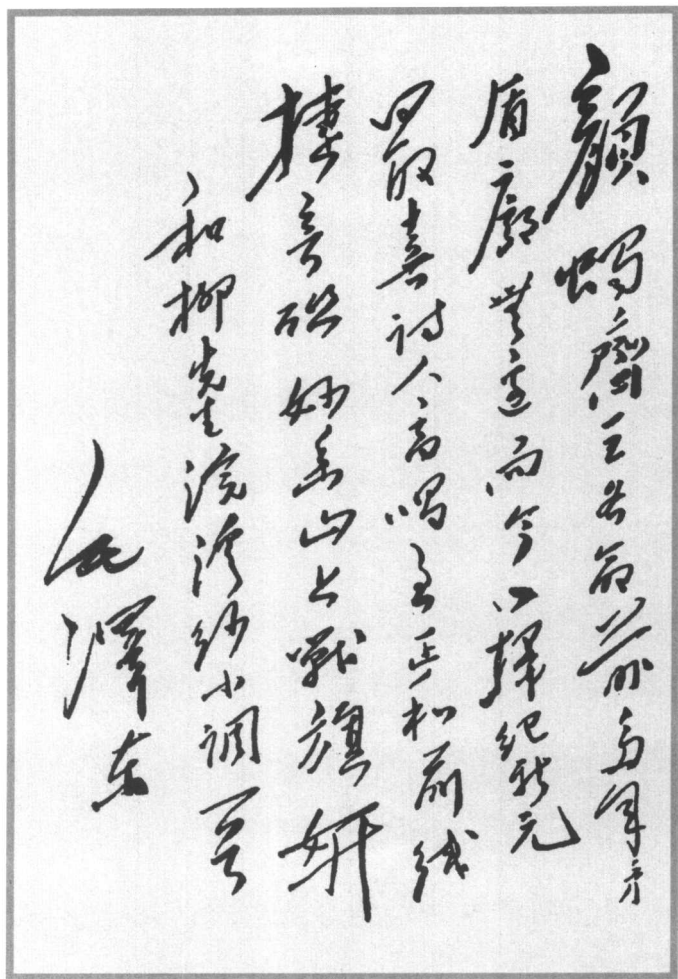
子在上曰：超名如野
 乎！風播乎動如地
 靜如宏圖。一播飛
 南北天然之通途
 立西江石壁飛龍來
 生雨方快出乎神女
 左無言，高系了世界
 神女

暫時不會出國，寫的
 意圖是正確的。
 好！
 金重志
 一九五二年
 十月廿五日

偉元兄：
 兩次惠書均已收到，情
 意甚厚，極為高興。告
 知我有空，即當去，尤為
 喜。校傳仍未寫，因環
 不暇，下午忙，但對其
 在會，然只一天，為交賄
 的，對其地，得新風，正許昌

白，以為甚。今事
 游江，始了三月。水
 調歌頭，陳雲正。
 水調歌頭，長江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波聲壯，江接漢，極目楚天
 舒。不覺風吹浪打，後
 采石磯頭，今日得寬兒

毛泽东抄录有《水调歌头·游泳》致
 周世钊的原信（1956年12月5日）



毛泽东手书《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毛泽东手书资料由季世昌提供)

结缘诗词交友情

——前言

毛泽东，字润之，出生于湖南湘潭一务农之家，却与诗词结缘，终生乐此，成为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兼诗人。建国之后，毛泽东诗词逐渐传之天下，脍炙人口。尤其在“横扫一切”的动乱年代中，种种“四旧”皆破，惟有旧体诗词写作无人敢禁。不仅毛泽东诗词以史无前例的广度传遍家家户户，其创作体例及风格且为无数人所模仿，影响所及可谓教化了几代国人。多少年来，注释毛泽东诗词者不知凡几，却较少有细论其与诗友唱和之作。

自古文人常以诗会友，佳作又多出于唱和。毛泽东虽是一个勇于向权威挑战的大革命家，却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自少年起即愿以诗词与同道者相谋。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毛泽东所处的文化氛围亦造就了他的诗词作品。评说毛主席诗词，不可不注意他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结交的诗友，并从这类人情往来中研究其作品。

若论毛泽东的家庭环境，其父毛贻昌（字顺生）终生务农经商且识字不多，母亲文七妹则是文盲。他出生的韶山冲虽说是个对外相对闭塞的山村，却美丽而幽静，这种环境对俊秀人物的生长较为有利，即古语所说人杰地灵。在那个封建末世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山乡里，毛泽东又目睹了残酷的压迫，养成了倔强的性格和反抗意识，同时当地千姿百态的大自然景色，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也注入了对美的追求，对劳动的礼赞及对贫苦农民的同情。田园诗般的东方山村景色，在幼年时陶冶了他的气质和情操，不仅影响到成年时的诗词之作，也给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实践打下了终生不灭的烙印。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美学蕴含，与其青年时对故乡风光的礼赞中即可见一斑。他1916年6月写给当时的密友萧子升（萧瑜）的一封信，即描绘了回乡途中所见：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

毛泽东意志坚强，却又始终是感情丰富之人。观家乡田园，发此充满了诗的气息的词句，足见生长环境的影响。在后来的生活中，与身边学人特别是诗友的交往，更成为催化他创作灵感的动力。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走上求学之路之初就相伴着学诗，直至晚年读书都总是兼顾读诗。从8岁起，这位农家子进入私塾就学，如他后来所说，读的是孔夫子的书。这时年幼的毛泽东就开始学习《诗经》，而真正把他引入古典诗词殿堂的，则是塾师毛麓钟。作为毛泽东族叔的毛麓钟是清末秀才，曾在蔡锷手下做过事，既有古典文学造诣又接触过民主主义思想。毛泽东在私塾就读时，在他的引导下，读过唐诗，看过《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1910年，年已17岁的毛泽东到外祖父家所在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开始接触到新诗。1936年他在陕北与斯诺的谈话中，还记得当时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被称为“假洋鬼子”的老师所教的一首《黄海之战》的歌谣——“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里绿色的原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图画。……”这首歌，反映的是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结束后的愉快心情。毛泽东回忆说，他当时感到歌词很动人，使人“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离家赴东山小学堂读书前，毛泽东就改写过一首日本明治维新的志士西乡隆盛的诗，向父亲

表述心曲。到学堂后，面对周围湘乡籍富家子弟的歧视，毛泽东又曾写了一首《咏蛙》诗。究竟是出于独创还是对前人作品的改写，现在虽不能定论，却说明这时毛泽东已把写诗作为抒情言志的一种工具。在东山学堂，他与同学萧三结成朋友，后人却没有看见这两个高小学生交往时的诗作。

1912年毛泽东从新军中退伍后，到长沙求学。在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的几年时间里，毛泽东又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诗词，熟读了《韩昌黎文集》、《昭明文选》、《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等。从现存的湖南第一师范的课堂笔记手稿来看，毛泽东曾手抄了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并阐发了对诗词的认识。据他在第一师范的同学回忆，此时毛泽东好写诗词，虽不常作，“偶一下笔，却不同凡响：雄壮、豪放，气象万千，朋友们争相传诵”。“青年毛泽东的散文和韵文的表现力闪着一种似乎是天赋的才华”。

根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材料，至少在1915年，22岁的毛泽东就已经以诗文交友。现存的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有一封1915年他写给同学湘生的信。信中表示“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另外还夸赞湘生写给他的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

现存的一篇被确认的毛泽东最早的诗词，是《挽易昌陶》。这是他在致湘生的信中交换的一首诗。易昌陶是与毛泽东交往甚密的第一师范同班同学，同年3月病逝于衡山家中。毛泽东在这首作为祭文的五古中写道：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踟躕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泫泪侵双腮。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谿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飏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目前公诸于世的毛泽东诗词中，这是唯一的一首五律。旧诗人多崇尚婉约，纵然有劲气者也多注重律诗规范以内敛，早年的毛泽东撰写律诗可能亦受此影响。

自走上革命征途后，他将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多填写长短句以抒发奔腾之气，词作远远多于诗作。建国后毛泽东在致胡乔木函中曾感叹：“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此语，是对几十年创作经历之自我总结。不过他在学生时代留存至今的两首诗词作品——《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还都是按照传统规范所写的律诗。

毛泽东同他写诗悼念的易昌陶无疑是关系密切的朋友，然而是否为诗友现在已找不到遗留的作品可供鉴定。诗中“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等秋雁春水之类的描写，寄托了怀念相聚时的情深；“城隈草萋萋”，“日落衡云西”等芳草落日之景，又哀叹了永别的悲凉；“牙琴从此绝”，“谁与共平生”等伯牙知音的历史典故，还形象地比拟相交之厚。全诗不仅情深意切，而且从其创作的功力看，在此之前毛泽东应与诗词结缘已久，否则这样成熟的作品绝难一蹴而就。

从现存的史料看，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长沙

城内不少风华正茂的同道者有诗词交往，与萧三和萧子升兄弟、周世钊等曾唱和言情抒志。不过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一般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赠送罗章龙这位早年诗友的一首七律于80年代收入了《毛泽东诗词集》。

在“文革”中讲所谓“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时，曾把罗章龙列为其中一次的反面代表人物，其实他本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1915年5月，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即自己的名字繁体共有28笔）的名义发出“征友启示”，此文用古体写成，其中有“愿嚶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的句子。此时在长沙一中上学的罗章龙看到后，感到写此文者定是不凡之人，于是按地址发信去表示愿意相交。于是，二人相约在长沙定王台相见。

毛罗二人首次相见后十分相投，谈了两三个小时，从天下大势、宇宙人生直谈到文史学，还谈到诗词改革问题。他们都感到，应以曲韵代诗韵，以新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二人都对《离骚》很感兴趣，认为应赋予新评价。

自这次结识之后，毛泽东与罗章龙在周末经常相约晤谈，二人还共游了屈原的故里、贾太傅祠、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飞虎营，以及王夫之

(船山)的家乡。在新民学会内，罗章龙也成为骨干。

1918年春，罗章龙决定赴日本留学，并为自己起了个东洋名字为纵宇一郎。临行前，毛泽东和何叔衡等新民学会成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会，为他饯行。在分手之际，毛泽东书写七言律诗一首赠罗章龙：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作品虽是现存的毛泽东最早的赠友诗，但是据罗章龙回忆，此前他们之间就有诗交。1917年毛泽东游览了南岳衡山，曾给他写过一封文风如《海赋》的信，信中谈到古今名人志士笔下的南岳，特别提到韩愈宿南岳的诗作，还附有一首游南岳的诗。可惜这首诗作在抗战中遗

失，罗章龙本人已记忆不起其中的句子。

1958年，毛泽东在为《沁园春·雪》这首词所作的解释中也提到：“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里所提到的那首诗，可能就是与罗章龙的唱和之作。

受朋友饯行并赠诗后，罗章龙到了上海，正遇上爱国学生抗议日本侵华行径，因而未能成行。他随即北上，于1918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年底毛泽东也到了北京，经杨昌济等介绍在北大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此间，毛罗二人又经常来往，罗章龙介绍了部分校内部分有新思想的师生与毛泽东相识，并推荐了一些刚刚出版的新书。毛泽东在北京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主要是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罗章龙在某些方面也不无帮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罗章龙成为最早的党员，与毛泽东成为党内的同事。1923年党的“三大”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中央机关主管日常事务，与罗章龙、蔡和森三家同住闸北区三曾里的一个小楼内。从外人眼中看，这是三户湖南人很自然地聚居一处，其实此楼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所在地。

毛泽东与罗章龙的友谊，维系了十几年。

1927年毛泽东离开城市与“山大王”交友，走上了到农村领导武装斗争之路，罗章龙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在转战赣闽地区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与外界亲友书信联系基本中断，却在通过地下交通员向上海的中共中央送报告时给罗章龙转过信，表示怀念之情。

可惜的是，罗章龙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足使他与毛泽东这位老友分手。1930年因反“立三路线”出现了严重的党内纠纷，翌年1月在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罗章龙一派坚决反对王明等“国际派”，又不听劝告组织“第二党”，另立第二中央，采取了党内所不允许的分裂手段，以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不久得知了此事，从政治原则立场出发也同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断绝了关系。后来罗章龙被国民党抓捕，发表过有严重问题的言论，接着离开政治斗争舞台从事教育。全国解放后，罗章龙找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出于某些考虑没有见他，却吩咐好好安排他的工作和生活。后来，罗章龙担任了湖北财经学院的教授，享受民主人士专家的待遇，毛泽东还曾提出为他修楼。如此对待有严重失足行为的老友，既不失政治原则，也表现出毛泽东成为全国人民领袖后仍不忘故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罗章龙被安排为中国